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嚴萼仙

錢聘侯，蜀人，少居吳會。父母俱沒，孑然一身，寄居戚串家，為之司會計。生本讀書，雖未成名，而所綴詩詞，居然不失古人音節。風度亦瀟灑自喜。以是人多敬愛之。生於文字外，別無所好，亦別無所長。終日靜坐室中，不以世上繁華擾其心。嘗偕友人游杭西湖，縱步於六橋三竺間，娛目騁懷，頗豁襟抱。途遇一黃冠，古貌疏髯，形狀殊異。見生，甚奇之，曰：「君，寡慾人也。精進修持，可以入道。」因招生至其庵中，授以吞吐煉氣之術。生受而習之，精化為氣，慾念竟絕。年漸壯，人有勸之娶者，笑不應。因聞峨眉為天下名山之一，思窮其勝，辭於親友，裹糧而往。有為之言蜀道難者，生毅然曰：「此固我故里也。『客行雖雲樂，不如早還鄉。安有行年既壯而不一識家巷者哉？』束裝竟發，由漢至宜昌，小憩逆旅。適逢霖雨積旬，阻滯不行，襟懷惡劣，因命小童沽酒獨酌，醺然竟醉。忽覺身後有一人掩入，回顧見之，乃中表昆弟范叔康也。笑曰：「適從何來，遽集於此？」范曰：「應來則來，當集則集。仙緣自臨，塵機永息。」謂生曰：「積雨悶人，何不一窺後園，消遣旅情？」生曰：「此處何得有後園？」范曰：「盍偕行一觀，自有妙處。」

生隨之行，歷闕數重，即睹園扉。園中萬綠怒生，群花齊放。由迴廊曲折達一軒，曰「棠軒」，中植垂絲海棠數本，嫣紅欲滴。軒之西窗，有二女郎相對弈棋，其一拈子未下，支頤凝思。生見之卻步。范曰：「不久為君帷幕中人，奚必避為？」生入，二女郎皆起，檢衽作禮。年俱六七，明眸皓齒，豔絕塵寰。一作宮中裝束，見生，兩頰微酡，益增媚態。生詢姓名。一曰：「白麗娟，明季宮人也。闖賊入京，嬪娥星散，鄭監挈之遁走，後隨福王南渡，教習歌舞，初頗寵任。後以諫王勤政愛民，勿耽逸樂，勿信僉壬，遂至日見疏遠，不一年金陵陷沒，又復出奔。時鄭監已患病，力疾從余渡江，中途相失，傳聞為亂兵所戕。奴至宜昌，藏於民家，旋以絕粒死，遂瘞此園梨花樹下。」言訖，歔流涕。生聞之，亦為太息。其一曰：「嚴萼仙，李人。從宦至楚北遇亂，不得歸。偶至廟焚香，欲祈一籤，避難他方，以決從違。遇一羽士，界以藥丸二，一白一紅，曰：『此死生之分也。今世亂無主，何不吞白丸以暫死，借棺槨以藏身，入窀穸以避世，庶免為強暴所污。死時勿紅丸於衣襟間，他年自有救汝者。』」奴再拜受之，羽士條已不見。甫歸家，聞赭寇已破岳州，即日南下。父母倉皇遠徙，行至宜昌，風鶴益警，奴遂仰藥而死，父遂葬奴於園之西偏芍藥台畔。奴自吞藥後，不知身之已死，並無煩惱，並無拘束，正不知陰司在何處。每遇風清月白，精魂時出遊覽。若歸伏土中，有如夢寐，可累月經時而弗寤。奴以為夜台之樂，勝於仙鄉，視人世膠擾驚恐，別離悲苦，相去奚啻天淵哉！」生聞之，肅然起敬，曰：「卿真達人也。」范曰：「頃有顯者饋余盛饌，韋廚食品，畢竟不凡，當可供君大嚼也。」即呼小僮攜至。須臾，肴酒雜陳，珍錯臚列。范邀生及二女郎入座，各占一隅。二女初猶作羞澀態；三爵之後，詞鋒始縱。生因詢白女明季宮中事。白女言之不少諱，述福王淫昏沈湎，有與正史相符者，大抵東昏侯、李後主之流亞也。詢童妃果是福王嫡室否，其來何以不納？白女言當日宮中人曾有竊見，童妃姿容中等，而言詞態度的係出自天家，無可假托。或謂福王微時與妃相遇，遂訂同心，曾許即位後冊為正妃，蓋即叔孫穆子所遇庚宗婦人之類也。旋由群臣推戴之後，聘祁彪佳之女為妃。及童妃來，無可位置，遂以為偽。生曰：「福王於伉儷之情如此，其心尚可問耶？惟福王於妻則不認童妃，而於母則尚認鄒太妃，故追論其事者，猶有所疑。今聞卿言，乃始恍然。」白女曰：「福王元妃黃氏早薨，次即祁也。此事鄒太妃亦知之，寓居山陰時，曾為遺臣言其本末。」生曰：「此足補正史之闕矣。」

言次，天忽開霽，纖雲四卷，明月乍升，照耀几榻，朗於椽燭。生曰：「御佳酒，對名花，如此良夜，不可無詩。」范曰：「詩不如歌，二卿雅調獨步一時，只應天上，難得人間。可否一聆妙音，借以針砭俗耳？」二女郎並曰：「久不彈此調，手生荊棘矣，恐為雅人所齒冷耳。」軒中箏琵琶管畢具。范吹笛，白女彈琵琶，展撥發聲，脆如裂帛，響可遏雲。生曰：「妙哉此歌也！可為滿浮三大白。」歌既闕，以次及萼仙。萼仙曰：「對佳客，歌舊曲，未免唐突。奴近填《酒泉子》一闕，請為正拍。詞云：

夜色沈沈，濕透晶簾秋露下，鳳箏彈盡不成歡。玉蔥寒。

一枝銀燭已燒殘。淒切亂蛩階下語，夜深愁倚碧闌干。月團圓。

詞既淒清，聲亦纏綿跌宕，有一波三折之致。生喟然歎曰：「聽止矣！斯聲真足以感動人心矣，卿真解人也哉！」范曰：「今夕良會，不可虛度。蘭語樓中東西兩房，設有牀榻，繡枕錦衾，鋪陳雅麗。何不少憩片時，略抒情話。況萼卿返生在即，將踐良緣；麗卿亦將投生富貴家，重履塵世。予與麗卿，相識已久，今夕始一了五百年前夙約也。」即攜白女同行，而使生手挽萼仙隨之。二女皆紅潮暈頰，作腩腆態。生平生未近女色，至此自笑曰：「求道而來，乃壞道而去。吾師其謂余何？」范曰：「君術亦淺矣。鉛汞至道，即在此中。木嬰姪女，奚待外求。」

生既入房，翦燈對坐。女謂生曰：「自經亂後，花木盡萎，台榭全傾，非復舊時光景，此屋亦已三易主矣。君但記取園中碧桃花下，即余瘞玉埋香處也。君可托言亂時曾藁葬戚串於此，今已事定，將攜其骨歸藏先壟耳。」

天甫味爽，范來叩門曰：「麗卿將別，盍往一送其行？」顧女曰：「卿亦宜執手臨歧，以盡廿年相處之情；或有密語丁寧，為他日相逢時左券也。」生與女隨范至園扉外，則麗娟已乘魚軒，匆匆將唱驪歌矣。見女淒然欲泣，僅附耳數言，而輿人已一再來催。其去如風，倏焉已杳。生意愴恍，若有所失。女牽袂要生並歸。范阻之曰：「時猶未至也。」以扇擊生頭，遽然而覺，聽鐘漏已敲四下，小童垂頭鼾睡於側。欠伸遽起，曰：「異哉！此夢也。」視窗紗已有曙色，細思夢境，危坐不寐。

盥漱既畢，即召逆旅主人謂之曰：「余向時曾僦居此間，小住數月。今雖舊巢已換，新主屢更，而風景依稀，猶堪彷彿。屋後記有一園，今尚存乎？」主人曰：「今已廢為菜圃；然桃李梨梅，猶留數株。今晨天放嫩晴，盍一往觀乎？」生從之入，視園中頗多隙地，池沼亭台，尚餘遺蹟，群樹悉已著花，嫣紅姹紫，絢爛異常。生信足所至，繞園幾遍。暮睹碧桃一樹，含蕊初開，綽約臨風，丰姿獨絕。上有小鳥，綠毛紅距，甚覺可愛。見生，宛轉嚶鳴。生意此處必係女葬所，為主人言其故，掘未三尺，棺木已露。審視，尚無恙。乃圍以外槩，載之俱歸，不復作西行矣。

抵家，置棺於墳屋，深夜啟之，顏色如生；搜其襟畔，果有藥丸。急磨而灌之，喉間格格作響。須臾，體膚已暖。又頃之，星眸已啟。謂生曰：「我欲少坐。」生扶之起，細視之，國色也。女曰：「二百年真如一夢耳！」